

灯下漫笔

## 吃了粽子说屈原

■李立欣

又是一年端午，让我想起那个家喻户晓，却又谜一般的人物，那就是屈原。

这个名字听得很早，但概念模糊，在高中时期，我读过一本《美术》杂志，里面的彩页有一幅油画，叫《屈子投江》，画里的人物造型和立意气氛合乎我当时对这个人物的理解。近来读史书，才逐渐明晰了这个人物更深层次的内容。

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人，出身不错，自谓“帝高阳之苗裔兮”。他二十多岁，饱学经书，离开老家去京城。那时候，要想有所成就，口才至关重要。不过，屈原口才不错，《史记》里面有记载。从诗句看，屈原年轻时高大俊美，佩长剑，戴高冠，身挂鲜花香草，是一个阳光、浪漫的青年。

那时候人重相貌，认为相貌的背后预示着命运，因此他有幸做了小皇帝的侍读，这个皇帝就是后来执政长达三十年的楚怀王。他们年龄相近，脾气相投，既是君臣，也是师生，也是朋友。有这种关系，屈原二十九岁就当上了“副宰相”。

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这样评价屈原：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；入则与王图议国事，已出号令；出则接待宾客，应对诸侯，王甚任之……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很受重用。他被人忌恨，对手都是些老资格的贵族大臣，还有怀王的爱妃，以及小皇子，这些人和屈原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。以至于后来两派甚至在皇帝的面前大动干戈，其矛盾尖锐可见一斑。屈原屡屡向怀王解释，怀王听得也不耐烦，后来干脆不见。很多大臣也开始躲他，他曾经雄心勃勃，继而忧心忡忡。闹了一年多，结果遭贬、降职，变法图强成了泡影……

但他牵肠挂肚的还是京都，是怀王，是楚国

五千里江山。

他忧愤，牢骚，情绪如瀑，全部发泄于三百多句的《离骚》。屈原身上的艺术潜质很明显，他把政治的理想方向，保存在文化的基因之中。

楚怀王兼听则明，类似于三国时代的袁绍。那个时代，“抗秦”有理，“联秦”也有理。可恨的楚怀王却不是那个铁腕人物。

公元前314年，国家形势再度紧张，秦国对楚国抛去的橄榄枝不予理睬，还一度制造摩擦。这个时候，怀王开始怀念屈原了，召之，委派他出使东齐。屈原不好意思见他，但在齐国，他不但能言善辩，而且风度翩翩，受到君主礼遇，锦衣玉食，驷马高车，他登泰山、临渤海，风光无限。“联齐”的事也就办妥了。

公元前311年，楚国在齐国的帮助下，打了个大胜仗，收复了很大的领土。怀王乐得手舞足蹈，夸屈原胜过大将军……

后来，秦国有个人物叫张仪，他到楚国，挑拨离间，许诺空头支票，让楚国和齐国反目。怀王竟然指使人到齐国把齐王骂了一通。齐王于是拘禁了屈原，这期间，屈原把内心的愤怒与愁思写成一首诗，取名《抽思》。

楚王发现上当后，大怒，攻秦，齐国作壁上观，两次大战役，楚国都失败了，将士阵亡几十万，还失去了很多城池与领土。

屈原回国，楚王不好意思见他，但为了国家利益，楚王还是希望他再度去齐国。

屈原二话没说，又上路了。去齐国两千里，路途遥遥可想而知。但屈原这次又获成功，齐王着眼大局，不计前嫌，齐楚再度结盟。

张仪也不闲着，竟然又出使楚国游说，最终楚怀王选择放走张仪，讨好秦国。

张仪刚走，屈原从齐国回来了，一番进谏，

讲清大势，怀王又一顿足，觉得留下张仪兴许是留下豺狼之患也……于是派兵追杀，但张仪早已逃之夭夭。

不久，秦国兑现了退还土地的承诺，还提出联姻。楚怀王不听屈原苦劝，秦楚联姻，齐宣王再度冷眼观。忽一日，几个周边小国“闪电战”攻击楚国，秦国并不出兵相帮，楚怀王惶惶然。这时，屈原被恶意见弹劾，怀王又听信了谗言，将屈原逐到汉北荒蛮地，掌管林木鸟兽。这一年，屈原四十五岁。

时间又过了九年，这期间楚国厄运不断，楚怀王擅“骑墙术”，自以为高明，却落得腹背受敌，几方不落好。齐、韩、魏以楚国破坏合纵为由，联军攻楚。

又过了两年，秦楚开战，楚怀王一门心思讨好秦国，但求苟安，后来竟然被秦国忽悠，变成人质，非正常死于他乡。屈原哭得死去活来。这位和他打了几十年交道的皇帝，其中的恩怨，欲说还休。

屈原第三次流放，原因是讥讽朝政，楚襄王看他看不顺眼，六十多岁的他再度被流放洞庭湖。直到楚国都被秦人化为焦土，七十多岁的爱国主义诗人，怀着满腔悲愤，抱石投入万顷波涛的汨罗江，他写下的最后一首诗是《怀沙》，表明了自己的君子人格。

他投江后，人们在江中抛粽子的习俗在楚湘大地渐渐兴起，老百姓的动机是单纯的且感人的：粽子抛给鱼吃，鱼群就不会碰老人的躯体了。每年五月五，整个华夏民族相约成俗，抛粽子、吃粽子、划龙舟，怀念这个图腾般的老人。

1953年，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定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。

## 百姓记事

“忆我少壮时，无乐自欣豫。”一些记忆怎么也挥之不去……

八岁的时候，父亲在外面干活，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。母亲照料着我和下面的五个弟妹，还要下地干农活儿。迫于生计与负担，父母便将我托付给外婆。外婆的家住在一个叫历山村的地方，离我家有50多公里，那里有黄河滩，还有很大的莲池，还有一条汨汨作响的小河和女人们洗衣的天然储水池，河的两边种植了大片的果树、小麦和油菜。

刚去外婆家没几天，我就住不住了，小伙伴也没有，我几次闹着要回家，外公就带着我出去上山捕蜻蜓、捉老鼠、找小朋友玩，渐渐地，我竟喜欢上了这里。外公常说：这里好玩吧。

朦朦胧胧的，半年过去了，就在我将要背着书包上学时，一个风雨交加的前夜，外婆悄然地从这个世界上离开了，舅姨们哭得很凄惨，母亲更是悲痛欲绝，我也跟着拼命地嚎啕。那年月很穷，一家人草草办了外婆的丧事后，母亲对外公说：“就让拴柱（我的乳名）跟着我回去吧。”外公盘腿坐在炕中间，抽着他的老旱烟：“你们忙，拴柱跟着我能行。”话干巴巴，脸阴沉沉。母亲深知外公的脾气，知道允了，再没说什么，只身走了。

开学后，外公领着我到了学校，与老师交代了几句，便走了。老师把我带进教室，望着同学们齐刷刷扫过来的眼睛，我真有点蒙了。老师把紧张而羞涩的我带到一个空位前，令我坐下，简单地介绍后继续讲课，我乘机环视一下陌生的同学，最后把眼睛移向同桌的她。她没有看我，只是低下了头，但我隐约感觉到她的余光。“云朵。”老师叫谁，无人答。“云朵。”老师再叫，话音刚落，我的同桌“腾”地站了起来，近在咫尺的我也被惊得心跳不已。

“不要低头，注意听讲！”老师很严肃，根本没有让她坐下的意思，她一直笔挺地站着直到下课。

这当中我却极不自在，随着下课铃声响过，班里同学陆续冲出教室，尽享紧张之余的松弛感。我没有离去，云朵也觉委屈没有动身，须臾的沉寂之后，我转过脸倍感惭愧地对她说：“是我的到来让你挨批了。”云朵也转过脸：“没甚事，是我跑神了。”俩人相视的瞬间，我才发觉云朵有一双乌黑深陷的眼睛，脸庞粉红，还透出些许淡淡的血丝来。后来我知道，她是蒙古族，有着蒙古人的血脉和长相。就这样，我和云朵相识了。之后的几个月里，我和云朵共用一套书，因为是新生，我的书还没有到。长条桌上不知被谁用小刀刻下的分界线，被我用纸条糊住了。距学校不远的一块青石板上，便成了我们写作业的固定之地。她家住附近的一个村子，写完作业后我以小“男子汉”的勇气把她送到村口，看不见她的身影后，我才转身跑回家里，外公骂过我多次，我却不太在乎。有一次，学校出了节目，我们班送演的节目是我和云朵表演的对唱《背书包去读书》，由于掌声不衰，被老师叫上台复演两次，之后每人还得了一个小塑皮笔记本留作纪念。后来，同学们把我们戏称为“姐弟”，其实我的心里也真的希望是姐弟，我想云朵也是这样想的。

这里的冬天来得较早，一个寒风刺骨的星期天，外公买了很多肉，还叫来很多人。我知道这是要办大事。中午的时候，一个60多岁的老婆婆，带着一个40多岁的妇人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云朵。当时我很兴奋，以为她们也是被请来的客人，我便无拘无束地和云朵痛快玩了一个中午，竟连香喷喷也未顾及吃。下午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外公找老伴了，新外婆不是别人，正是云朵的母亲。宴席散的时候，外公把家人叫到一起，指着云朵母亲对舅姨们说：“从今以后她就是你们的母亲了，你们要敬重她；云朵就是你们的姊妹了，要护着她。”简单地交代过后，外公又把我叫到他面前，摸着我的头，对我说：“拴柱，虽说你和云朵是同学，现在她可是你的姨姨了，往后定不敢对她嬉皮笑脸，岁数大小不说，辈分可不要弄错，毕竟她是你的姨姨。”

听罢外公的“教诲”，我沉默无语，侧转身跑到隔壁去了。这天晚上我没有吃饭，外公、新外婆、舅姨们都以为我生病了，云朵还端了碗热面条送到我面前，我佯说懒得嚼塞过去了。其实他们哪儿知道我的心思啊。我把被褥铺到外面的屋子，躺下去委屈地抽噎起来。我不明白，这么一天，云朵一下子变成了我的姨，也一下子拉远了我和她的距离。我发起誓来，姨是不能叫她的，话也不能和她多说。

学还是要上的，同桌依然没变。生活在一个家庭，却似素不相识。每当上课的铃声响起，我极不情愿地走进教室，坐在她身旁；下课了，我便疯了一样冲出教室，拼命地在操场上奔跑。而我再回到教室的时候，云朵却呆呆地坐在那里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个多月。有一天，我终于憋不住了，央求外公把我送回父母身边，外公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看样子是不允的。云朵知晓后对我说：“想回你就回吧，城里条件一准儿比这儿好。”接着便是扑簌簌的眼泪倾泻而下。我沉默着，心中同样也在淌着泪，只是表情上未流露出来。

中秋节的早上，外公喊我醒来，说是给邻村的一个老伙计送些月饼。当我们快进村的时候，迎面一匹马向我们飞奔而来，外公在这条窄窄的土路边把我保护起来，但还是有一匹马的蹄子踏在我稚嫩的小脚上，顷刻间，我生疼不已，脚面红肿起来。外公的月饼没送成，把我急急送进公社卫生院，好在没伤着筋骨，医生做了简单的处置后，外公把我背回家。云朵见状，不知怎么是好，一会儿出去找药，一会儿送来秋

## 永乐有朵雨作的云

■衣名

声来，我不愿的称呼，却是发自肺腑的，曾经的誓言，顷刻间荡然无存。云朵掉转头吃惊地望着我，先是流泪，后是哽咽，再后来失声痛哭，那压抑，那伤心，那委屈，像火山喷发无法阻挡。待云朵心气平缓下来，我问：“你还回来不？”她摇摇头，却又点点头，其实她根本不知道，只是在用这种无言的姿态，表达她难以言状的感受，汽车离我们而去，顺着车行的方向，我下意识地看到天边有几片灰色的云把朝霞遮住。

云朵走后，父母也把我接了回去，从此我便和云朵失去了联系。后来我参军离开了家乡，转业后安排在异地工作，中间曾颇费周折地找过她几次，有的说她出嫁了，还有说她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多岁的男人，居住在一个叫什么霞的地方，但终无结果。1987年春天，我结婚了，从妻的姑姑那里打听到一个叫彩霞村的地方紧邻她们住的村庄。这年秋天，妻子说要去她的姑姑，我也休年假，就和妻子坐汽车一同前往。进院寒暄，土房相聚，亲情之感自不必说。趁他们拉家常之机，我走出去看看这里的山水和云朵。彩霞村不大，那时看上去比较贫瘠，从土地贫瘠发育不全的小杨树就能看出，全村人的全是土皮房，门窗上全是裱糊的麻纸，中间只有一块玻璃。绕村一周，竟见不到几个人，冷冷清清，想必都去秋收去了。即使这样辛勤地劳作，我想也不会好好的收成。

环顾揣摩未定，从村中走出一个小女孩，远远看去，那形态酷似云朵。望着女孩渐渐靠近，不由得又使我想起云朵了。近前一看，我惊呆了，眼前这个女孩不就是云朵吗？虽然脸庞消瘦一些，但那双眼睛乌黑深陷，和云朵一模一样。我从头到脚将小女孩细细打量，一身很不合身的衣裤显得有些邋遢。感谢上天，我再一次见到“云朵”。蓦地，女孩胸前佩戴的用红线绳编成的方寸大小的网兜和装着的淡红、淡绿的鹅卵石锁住了我的视线。至此我全明白了。

“云朵，云朵是你妈妈吗？”我迫不及待地问。

女孩眨着双眼疑惑地凝视着我，然后点点头。“她在哪儿？”顺着女孩手指的方向，远处是一座小土山丘，隐隐约约看到山上的云朵在不停地劳作。原来对云朵幻想过的祝福和希冀被眼前的一切一下子吞没了，我没有一丝再敢见云朵的想法了——怕伤了她的自尊。望着云朵，我极不情愿地喃喃发问：云朵，你怎么走到今天呀。

我从云朵女儿的话里得知，云朵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，她的男人在外面打工，这两年她才25岁。望着远处的云朵，我肯定她面容憔悴，皮肤黝黑，老茧满手，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也一定失去了几时的神韵。我非常理解云朵此时的处境，她是在无奈之中既听从天命的安排，同时也在同命运抗争。我从衣袋里掏出仅有的90多元钱，用手帕包紧递给女孩，说：“一定交给你妈妈，就说这是妈妈儿时的一个同学送的。”言犹未尽，我掏出笔纸，给云朵写下这样几句话：云朵你好：

多年未见，很想看看你，但看到你今天这个样子，又不知怎么不想见你，不希望你在这里过得如此艰辛。现在我的心同你一样在流血，只送你一句话：要振作起来，坚信好日子一定会到来。

多保重！

拴柱急草

驱车回来的路上，太阳西斜，天边的彩霞着实靓丽，令人无法不发出许多联想，但我想的依旧是云朵，想云朵什么时候能像天边的晚霞那么壮观、那么艳丽。

几年后，姑姑来信告诉我，云朵成了远近闻名的养猪专业户，还当上建村以来的第一位女村委会主任，电视里还放了她的照片。后来，我从《农家乐》杂志上也看到由云朵出资正在建的一个养猪场，她要带领全村人脱贫致富奔小康。多少年的牵挂，终于放下了，感觉轻松了许多。

这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云朵——我曾经的“姨”，笑得很开心、很专注。

鹤雀楼

【河东成语典故园雕塑欣赏】  
不食周粟  
闫鑫 摄

## 六月印记（组诗）

■张汉东

## 甜粽

当火辣辣的骄阳在头顶上高照  
每岁的端午节便迈着步子来到  
千家万户早已泡好了香嫩的糯米  
再选绿色的粽叶将心念的甜粽裹包

端午节的糯米粽是那样的香甜哟  
因为那米团里还包裹着一颗颗红枣  
数千年米甜粽虽是农家人的习俗  
可甜粽里竟寄托着对屈原的深切哀悼  
当年他饱含冤屈只身投入了汨罗大江  
汹涌的波涛在浩瀚的江面狂声地咆哮  
历史虽被疾驰的朔风翻逝了一页又一页  
可屈原的形象却在人们的胸膈难以磨灭

哀思的目光仿佛正射向翻腾的汨罗江  
在滔天的白浪花中  
正将屈原的不朽容颜映照  
逝去的先贤们会永世鲜活在人民的心中呀  
那烟波浩渺的江水似乎正掀起撼天的浪涛

六月的艳阳在碧宇上正火辣辣地映照  
南方的人们在匆忙着水田里的万顷绿稻  
北方的人儿刚将一颗颗香甜的大粽子包好哟  
守时的布谷鸟就嘹亮着嗓门在麦黄中鸣叫  
黄灿灿的田野正倾吐着浓浓的麦香味

当心糯嫩的甜粽不敢将你的大牙粘掉  
快去端一盘甜粽来祭奠爱国的屈原哟  
再捧一丛艾蒿新愿富日月更加甜香美好

## 麦芒啊 麦芒

麦芒啊 麦芒  
争先恐后的布谷鸟在倾情地歌唱  
昔日韵律的曲调儿震颤在喉咙里  
金灿灿的麦海上闪烁着道道银光  
一镰一镰快地收割哟  
庄稼人脸脸上的热汗在滴滴直淌  
每个人撑着暴筋的拳头踊跃地参加战斗  
快瞧  
麦海有稚嫩的娃儿和穿花衣的新娘  
这是十多年前发黄的油画面呀  
碎步的爷奶们正急送着喷香的馍菜和米汤

麦芒啊 麦芒  
根根都刺扎在庄稼人的背上  
如今布谷鸟虽连轴转地歌唱了一曲又一曲  
那滚烫的汗珠子却没在耕耘人的额头闪亮  
爹和娘都站立在黄灿灿的岸边哟  
欢颜争耳地在聆听着收割机的歌唱  
脸庞彤红的孩子们搬来一箱箱饮料  
撑粮袋子的媳妇仍穿着华丽的衣裳  
这是十多年后的麦芒哟  
张张脸庞上都闪耀着蜜浸的亮光

## 新麦

满眼里是一项项金灿灿的  
鼻孔里也已塞满了一股股浓香  
一幅喜人的画图铺展在沃土里哟  
布谷鸟已激情地在枝头将嗓门儿嘹亮

一垄垄新麦哟  
春日，刚翻卷着道道波浪  
闪亮的银锄频舞在绿色的田野  
一渠渠清流让麦穗儿畅饮灌浆  
夏日，滚烫的火太阳灼烤在麦田  
汗水润沁的颗粒总是那样的肥胖  
隆隆的机声正回响在金色的麦海里哟  
庄稼人额上的五线谱在将韵曲儿唱响  
一粒粒新麦散发着沁人肺腑的馨香  
一颗颗汗珠仿佛闪烁着滚烫的光芒  
新麦浓香哟 汗珠子发烫  
汹涌的波浪正被阵阵香味醉得发狂  
金灿灿的麦海里亦演奏起庆丰的乐章

一垄垄新麦哟 已被沉闷的机声吞噬  
一排排大小车辆哟  
运载着颗粒是那样的匆忙  
庄稼人的帽子脸已染满了落日的余晖  
不知乏的布谷鸟哟，仍在黄昏中  
可劲地歌唱